

「十字微光」
水格·主编

翅膀记得， 我们一起飞

No
more
flying
time

从这里
读懂90后
《人民文学》
编辑马小淘
《中国校园文学》
编辑省登宇
80后代表作家
蒋雅楠
80后代表作家
马中才
……联袂
评点

「十字微光」
水格·主编

翅膀记得， 我们一起飞

No
more
flying
time

从这里
读懂90后
《人民文学》
编辑马小淘
《中国校园文学》
编辑省登宇
80后代表作家
蒋雅楠
80后代表作家
马中才
……联袂
评点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翅膀记得我们一起飞 / 水格主编.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43-0390-2

I. ①翅… II. ①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4484 号

翅膀记得我们一起飞

主 编	水 格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930 1/16
印 张	16.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390-2
定 价	25.00 元

面对“90后” 李敬泽



我极力回想 1990 年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底，我调换了工作，那时三环似乎还没有开通，我骑着自行车每天从安贞桥到团结湖上班，路两边是高大的树，稀稀落落地分布着燕莎、亮马河大厦、昆仑饭店，现在的中旅大厦还烂着尾。那时这个城市清简安稳，似乎就这样了，似乎萧条也是好的，无欲无梦也是好的。

还能想起什么呢？想不起来了。

当然，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很多人在那一年出生。这是大事吗？对那些孩子和父母来说当然是大事，但终究这也是岁岁年年家常事，历史学家不会留意。然而，纯粹因为一个数字问题，在那一年出生似乎又有点不同寻常，1990 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的一月一日零时以后出生的孩子因此在十几年后将被称为“90 后”。

“90 后”又如何呢？

我知道，我应该在这里大谈“90 后”的特殊意义，这对我毫无困难，这种意义的配制方法是：先对 90 年代以至新世纪作出一套总体的概括和论述，无尽时间被切出来的这十九年在这套论述中将和过去判然不同，具有全新的历史文化意义；然后，当然，在这十九年中出生和成长的人们从历史和文化中获取了全新的特性，与“80 后”不同，与“70 后”不同，更与“60 后”不同，我们宣布：新人类、新新人类出现了！

——这件事，我们在 90 年代以来已经反复做过，以至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来一遍，这等于是对自己的滑稽模仿。

所以，如果我们实在忍不住要把一个人群仅仅凭着他们都出生在那十年而命名为“90 后”的话，那么，我拒绝演绎而期待归纳，我要看看一个个的人——他在做什么，他怎样自我表述和自我想象，他究竟认为自己和他人有何不同，而这种不同如何构成意义。

对此，坦率地说，我所知甚少，我甚至都不认识几个“90后”。当然正因为所知甚少，我对这套“90后”书系有特殊的兴趣。

面对“90后”，我能提供的或许只是我作为“60后”的一点经验。

经验一是：几零后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个“60后”，后来人家告诉我我属于一个名叫“60后”的群体时我还以为那是个什么帮会；我看着我那些“60后”兄弟姐妹们，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和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以及我们为什么仅仅因为生于1964年或1968年就一定得被算成一伙；再后来，我被人家教育得有点儿相信我们的确有点儿相似，但这并没有使我欢欣鼓舞，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有点儿无趣——想想吧，你的周围都是注定和你相似的人，或者也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注定要和别人相似；而且我也看不出来这种相似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是得独自面对我自己的生活和问题。

现在我已经45岁，偶尔也开始想想人生的终极意义什么的。当然，我知道，没有目的，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活着、现在活着，而且不是被装进一个上帝的档案袋里，袋子上只写了一个“60后”或其他什么庞大名目，我希望我以自己的名字活着，我猜测这就是终极意义，虽然能否达到我也非常怀疑。

此外，还有经验二：具体到写作这件事，几零后据说是有效的，大概从“70后”开始，它就特别有效，几乎是芝麻开门的咒语。

但还有经验三：芝麻开门后，里边的宝贝不是无穷无尽的，很快会被人抢空的。

说了扫兴的话，再说喜兴的话，那就是经验四：青春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对于正当青春的个人还是对于一种文化和文学。因此，青春应该尽情绽放。

这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事，本来不用我当经验说。那么，下一条就未必尽人皆知了：所有人——已逝的人、活着的人和将来的人都曾有、正有和将有青春，对于一个人来说，青春不可复制，对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来说，青春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似乎又是扫兴，但是记住这一点或许最终有助于我们判断这部“90后”书系：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真正的新的探索？在青春激情涌动中，他们能否提出对世界、对自我的新的看法、新的想象和作出新的表达？



十 字 微 光

目录 Contents

— 十字微光 —

特邀评点：水 格

柏 茗	余音	004
宇 华	十字微光	017
季峰崑	隔空之城	033
瞳 本	原宥	040

— 零时变更 —

特邀评点：马中才

刘嘉屹	上海一九四三	056
林 欢	暮城千阳	064
言 泽	零时变更	080

— 孤独行者 —

特邀评点：蒋雅楠

徐曼琪	我无法靠近的雪地尽头	094
白 丁	夜间行走的人	100
林梓炫	换魂	107
魏天一	孤独行者	121

—忽而今夏—

特邀评点：省登宇

阳光已至	穿越缝隙的白马	142
邢颖	马路舞蹈	158
闫晨晓	忽而今夏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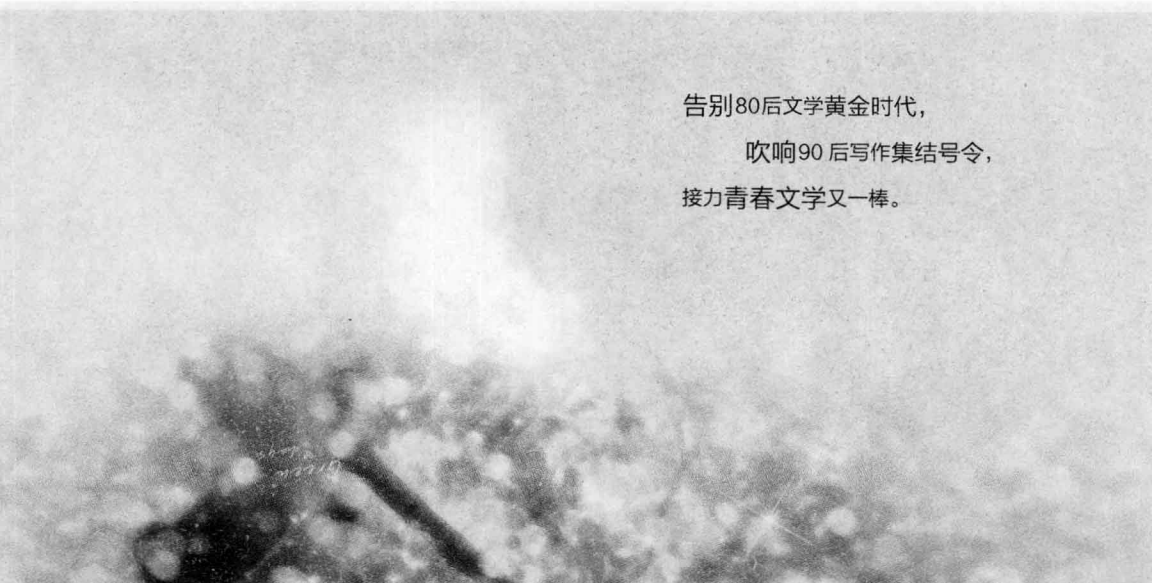
—无念之日—

特邀评点：马小淘

鹦鹉螺	少年事	180
易安年	无念之日	189
朱紫嫣	天亮了	203
辜妍洁	翅膀记得，我们一起飞	214

—特别专区—

朱戈	冰桔茶	230
季峰崑	食人花	238
小蜜蜂	我是小蜜蜂	246
小蜜蜂	小蜜蜂直播间	250



告别80后文学黄金时代，
吹响90后写作集结号，
接力青春文学又一棒。

他们的灿烂年华 ■ 水格

以代际划分的作家，“90后”按照代际更迭的说法，是被遮蔽的一代，被遮蔽在“80后”强大写作的阴影之下。有评论家说，这正如“70后”被遮蔽在“60后”强悍的近乎霸权话语的文学环境之下。对此，我是持认同的观点的。从整体的写作环境来看，的确大多数“90后”读过“80后”的文字，在那些书本中慢慢摸索着开始了写作。但也并非全部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些作者，也有缔造了个人独特的风格，借此摆脱“80后”模式化的青春文学，显示出非常独特的写作景观。

这里的四篇文章像是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角度映照当下纯白灿烂的青春，它所记述的内容与我们之前经历的那些有很大不同。毕竟十年的时间已经逝去，虽然当写下这些关乎青春的文字时，我们都站在青春的巅峰，但显然因为时光的不同，所看到的景象也完全迥然。

无论是充满美好温暖的《余音》，还是略带残酷气息的《原宥》，都使我们看到青春最干净的爱与恨。而《十字微光》与《隔空之城》的组合也是饶有趣味，两个都是当下为大家所熟知的“90后”写手，也同样身处高三，因为应试教育的压力，被囚禁在教室里的学生，对于远方跟未来的梦想可能尤为强烈吧。这种强烈表现在两个男生的笔下，就显得格外清冷，无论是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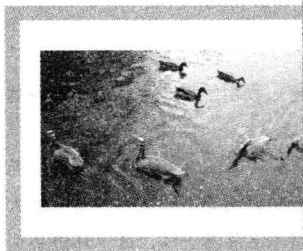
照片记录时光的旅者，还是写与自己并肩打拼的同窗，我相信那些都是他们自身的投影。

新锐人气“90后”作家柏茗的《余音》，其语言运用的驾轻就熟叫人嫉妒。而所关注的题材更是细小到叫很做写作者自动忽略，在柏茗的笔下，诸多细节被放大至情节涌动，而那些小心思、小场景、小意境在作者笔下浑然一体，成了环绕耳边的余音。《十字微光》与《隔空之城》一虚一实，前者写梦想流浪，用照片记录时间流逝的少年，后者写为了画画梦想，现实与理想交错，很多人在奋斗中倒戈会消失。当宇华极力想通过这样一篇文章来求证青春的真解时，季峰崑却着重笔墨于青春路途上的落落情感，梦想的终点处我们还会并肩而立吗？看这个浮华喧闹的人间，是否因为我们的一往无前而被佩戴上荣誉的勋章。相比之下，瞳本的《原有》则是以粉身碎骨的方式来证明一种关心，来证明“我”的正直和清白。而这种少年之间纯粹的感情显得格外珍贵，尽管我们在落满了灰尘的现实里风尘仆仆，但这种感情还是会在某个结点上打动我们。

其实，每一代人的青春内核又有什么变化呢？除了背景在变、时代在变，但我更认同的写作是向内转，转向我们的自身，无论背景是漫天飞舞的云朵，还是苍茫青翠的大山，其实都无关乎我们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90后”的青春没什么特别，当然“80后”也是如此，对写作者来说，挖掘到什么样的深度、以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和角度来看待青春，成了他们眼中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我很高兴能在庞大的“90后”写作群体中窥见一些这样与众不同的作者。

水格

80后代表作家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刻在树干上的结夏》《尤未觉醒，夏天的风》《云朵次第》《永无岛》《云层之上，全是阳光》等。兼任“90季”MOOK主编。



余音 ■ 柏茗

1

“喂——有人在吗——”

“有谁能听到吗——”

“不管是谁都好，请听我说好吗——”

晨光微凉，为细密的枝叶缝隙所过滤，形成了交错综杂的光亮的通路。群鸟啁啾，除此以外，就只剩下渐行渐渺远的余音缭绕不绝。脚下一望无际的深碧色，内敛而温润，使人内心一角不知不觉间变得柔软。双手拢在唇边使声音聚集，于是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邱叶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早满心的郁气总算得以纾解。然而背后突兀的人声惊了她一跳：

“对着山发泄抱怨会让景色受到污染哦。”

树下的少年眉角微弯，倚着厚实的树干神情悠闲自适。庞大树冠投射下边缘模糊的巨大荫翳，将那淡淡调侃般的浅笑温柔包裹。少年阖上手中的书本，支起下腮饶有兴味地望着她。

场景美好得不可思议。

他说：“对山所讲的话，山和植物们都能听到。”

再回神时，那人已经不见踪影。

天刚放亮，山中人烟稀少，来去了无声息的少年不免显得有些神秘。究竟是谁？——该不会是遇到妖精了吧？

真是，瞎想些什么呢。因自己天马行空的诡妙揣测而失笑，邱叶原拍拍脸颊恢复正常的面部表情，推开古朴雅致的旅馆大门。

“大伯，我回来了。”

时值盛夏，耐不住城中的烦躁沉闷，邱叶原借口社会实践跑到大伯家开的山中旅馆帮忙。勤劳能干的邱叶原很快赢得了旅馆上下人们的一致好感。当然，也难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小原，早上的客人……”秃顶发福的中年男子搓着手，敦厚的面容上满是内疚。

“没事啦。”虽然莫名其妙被人泼了一身茶水，但跑到山口大喊大叫一通以后，心情竟奇迹般地变得清爽愉悦。

也许真像那少年所讲的，对山所说的话，山和植物们都能听到吧。邱叶原动手倒了一杯茶安抚仍坐立不安的大伯，一边问道：“今天的午餐材料需要我来准备吗？”

大伯翻翻记事簿，“不用，今天是轮到——”被外厅的嬉闹叫嚷打断。

“老板！拜托给我们五间双人房，谢谢！”

年轻又活泼的声调，拖着长长的俏皮尾音。听上去与自己年龄相仿。夹杂着同伴的打闹，让宁静清幽的小旅舍顿时喧嚣生动起来。邱叶原照常走出内室去接待，却见一堆满头大汗笑容热情洋溢的男孩子中，有一张面容分外沉静平和。

与印象相重叠。

“妖……”脱口而出，但很快意识到不妥，于是刹了车，只朝对方笑笑，“是你啊。”

本来淡而无味的一声招呼，却激起了同伴们的极大兴趣。一片起哄声中，有好事者大力勾住远远站在后方的少年脖颈，“啧啧，阿奈你竟然和她认识的呀，快介绍快介绍！”

无心之言似乎给别人带来麻烦了。

回想起那时少年由不明所以到讶异再到无奈的表情变化，邱叶原意义不明地叹了口气，从楼梯口站起身。狭小的天窗投射下明亮的光斑，天空缩聚为巴掌大小的一块，仿佛张开手掌就能够覆盖住。毫无杂质的湛蓝色，渗入浅金色的日光。

眼前蓦地一暗。少年抱着一摞书走下楼来，天窗为他的肩膀所遮挡。背着光，五官因此而模糊，仅可辨认清俊的轮廓。

似乎没料到她坐在这里，定定地望了一会儿，吐出两个字：“林奈。”

反应过来对方在作自我介绍，大脑却好似抢先一步般，对应上历史书中的条文：“《自然系统》？”她指的是现代植物学分类创始人、《自然系统》的作者。

毫不意外邱叶原会有这样的反应，甚至似乎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形，林奈轻轻叹了口气，说：“的确它是我现在学植物专业的历史根源。”

女生歪了歪头，随即微微笑起来，伸出手去，“邱叶原。”见少年稍稍怔了一下，她顿了顿，补充道：“土丘的丘加耳朵旁。不是秋天的秋。”

这一次，知道了彼此的名字。

3

林奈同行十人，都是来自临市的学生，利用暑期来山中做植物观察。“市中心的大夏天会让人心情不好”，林奈的说法与她的观感还真是不谋而合。

不知是否该说林奈的性格过分沉静稳重，与他打照面的时候多半都见他被咋呼闹腾的同伴拽着手臂或勾着脖子，满脸无奈，但没有不耐。男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在餐桌前坐下，拆了筷子敲打碗碟：

“饿死啦饿死啦快开饭～”

午间，旅舍中的客人渐渐多起来。蝉鸣聒噪，日头也变得猛烈。饭厅内人声鼎沸，邱叶原搁下一碗热汤，倒抽着气直摸耳垂。她朝林奈一桌抱歉地比了个手势，“再等一下，马上就来了。”

林奈自然没有加入敲碗敲碟的哄闹行列。满室喧嚣中，少年兀自翻阅着一本英文

原版书，察觉到女生的目光，抬起头，注意到她额上的汗珠。几不可察地蹙了蹙眉，林奈抽走邻座同伴手中的筷子，“别吵了。”

然后，在女生诧异的视线中拉开椅子起身，“我来帮忙吧。”

最开始还显得笨拙迟钝，但不多时林奈就对这项工作得心应手了。少年清俊修长的身影往返于餐桌之间，丝毫不折秀雅沉静的气质，反倒让乱成一锅粥的饭厅也变得舒敞宜人起来。邱叶原守着炉上小火慢炖的鸡汤，望着不言不语任劳任怨的林奈，不自觉走神了。

瓷质的餐具耐不住热，少年走进厨房放下空盘，女生注意到他白玉般洁净的手掌已经微微发红。

林奈却好似并不在意，朝厨师点了点头，端起刚起锅的一碗拉面。

想也不想地出声喊住他。

对方回过头来。

“呐，”快手快脚地抓起一块凉毛巾递去。厨房内温度很高，巧妙地掩饰了她涨红的脸颊，“裹着碗边就不会烫了。”

林奈看了看毛巾，再看了看她，弯了弯眼接过，“谢谢。”

如果说清晨在山顶被无故打扰内心还隐隐有丝不悦的话——当然，也只是气头上稍纵即逝的不悦而已——那么现在，邱叶原也只有附和和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大伯的观点了：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呐。”

午饭时间已过去，坚持留守餐桌起哄看热闹的同伴们也悉数意兴阑珊地回房了。林奈耐心地擦着桌子，额发下滑遮住眼睑。偶尔有顽固的污渍难以拭去，那轮廓清秀的嘴唇会微微抿一下。很孩子气的细节，让邱叶原忍不住笑出声。

虽然看起来孤高又不好亲近的样子，但其实就像大伯说的那样，是个善良又温柔的人吧。

支着下巴发呆的邱叶原丝毫不曾发现林奈已洗净了手走到自己身边。

“钢琴，”他说，“可以用吗？”

他指的是落地窗旁的三脚架钢琴。当初买来纯粹为装饰用，多年疏于护理，音色已完全走样。几日没有擦拭，乳白色的光洁琴身上落了些灰尘，遮蔽了它原本的优雅高贵。

邱叶原猛然间回神，傻傻地点了点头，不明所以，“可以用的……但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弹得出曲子。”

林奈轻轻拭去琴盖上的些许尘埃，暗灰色浸染了指尖。他掀开琴盖。

浅金色的日光为空气中的浮尘所聚集，落地窗外，静流的云层隐匿了飞鸟的踪迹。时光静好，安谧如婉转流淌的诗歌。少年唇边噙着的一抹笑柔和了五官。一个璀璨辉煌的高音澄澈了心境，邱叶原远远站着，观望钢琴前的少年十指灵动跳跃，黑白键交错，描绘成为完美无瑕的旋律。空旷的屋中，余音缭绕不绝，与他指尖的琴音相和，竟成了奇妙的重奏。

不自禁看得出神。

琴声稍歇。迟疑了一会儿，她小心翼翼地打破一室静谧，“这——是什么曲子？”

“《Could this be love》。”林奈单指敲击了几个键，眉宇舒展，“不错的琴。”

Could this be love, so sweet so deep in my heart. 澄澈宁静的曲调，让听者也不觉内心柔软。

会让人觉得，“喜欢上了一个人”，是一件幸福而值得相信的事情。

“想要试试吗？”林奈兀地问。

他往一旁挪了些，拍拍自己左手边的空位。邱叶原局促地撇过头，“我……”

“简单的伴奏而已。”微笑着发出邀请，“来吧。”

无法拒绝。

也许琴声幼稚而笨拙，手忙脚乱引来了身旁少年的低笑。但与那宛然流淌的完美旋律相和，在空旷屋子里回荡的余音——与方才林奈的独奏毫无区别。

余音模糊了差距，模糊了她的拙劣。时间的刻度被无限拉伸，渗了水一般温和湿润。

这一次，坐在了他身边。

晾起被褥，女生抱着空空的洗衣篓回到屋中。拉开门，不经意瞥见匆匆隐入走廊拐角的熟悉身影。看上去相当忙乱的样子。

颇不放心地跟上前，却听一向敦厚温和的大伯对电话那头的人激动地喊着什么。隔得太远，只能捕捉到零碎的字句。

“……你们爱怎么闹是你们自己的事，但小原既然到了我这儿，就请你们不要再打扰她！小原在这儿一样过得很好……”

又打来了啊。邱叶原垂下眼，转身离开。父母间的争执已经上升到无法转圜的地步，夹在其间实在痛苦，只得躲到大伯家中以求清静。大伯虽不曾多问，想必也是明白的吧。为人慈悲的大伯必定不忍她回到那动荡不安的家中，只不过她——又怎么能继续给慈爱的大伯多添烦扰。

神思恍惚间，连撞到经过的林奈也未察觉。少年注意到她的失神，开口唤道：“邱……”

叫邱叶原太过生硬，叶原又未免过于亲昵。一时迟疑，女生已侧过身，沉默地上了楼。没能喊出她的名字。

望着女生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林奈收回视线，往庭院走去。不远处电话中的拉锯仍在继续，少年侧首静听，若有所思。

下午茶开始时，宁静的山间来了不速之客。

光洁秀雅的纹竹杯中，茶水青碧澄澈，细叶渐渐舒展丰润，而后沉入杯底。漾起沁甜的香气，渗入山间混有草木汁液的泥土气味中，令人心情闲适舒爽。林奈搁下杯子，将膝上的书本翻过一页，目光淡淡扫过径直闯入旅舍中的一双中年男女。

庭院中蝉鸣琐碎，却遮掩不住屋内传出的吵嚷。

两人同行，但可以开了两辆车来，局外人如他，也不难参透其中蹊跷。

“大哥，小原人在哪里？”

也不管厅内还有客人，中年男子一进门就大声嚷嚷着。大伯正在柜台前查账，见到他们顿时变了脸色，“你……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来了吗？！”

邱父到底忌惮兄长，不敢贸然反驳。倒是邱母轻蔑地睨了丈夫一眼，毫不留情地抢白道：“虽说我现在还得尊你一声大哥，但小原毕竟是我家的孩子，这件事与你无关，能否请你不要再多管闲事？”

被她犀利的言辞激得面色苍白，无奈他不善言语，张了张口，不知该如何应答。

邱母打了胜仗般得意地扬起下巴，“所以还是让小原跟我们上法庭——”

“再等三天。”

有什么人打断了她的话。

众人诧异地循声望去，邱叶原面无表情地站在门边，语气平静，仿佛正叙述的事情与她无关。

“再等三天，等我满了十八岁，你们就不用再管我了。那不是更好吗？”她直视着自己的母亲，“或者，你们连三天都已经等不下去？”

“小原你怎么能这么对妈说话？”感到面子上挂不住，邱母只得端出母亲的架子。

岂知女儿淡淡呵了一声：“难道你们就有权对大伯出言不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纷争让她对父母的感情早已消磨殆尽，慈爱的大伯可说是她最亲近的人。假若有人伤害了大伯，即使那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可原谅。

“小原，你不用……”大伯急忙打圆场，面对剑拔弩张的气氛又无计可施。

邱叶原毫无退缩之意地与母亲对峙着，情形一时僵持不下。

通往庭院的玻璃门上风铃一阵叮叮当当，清越之声打破了沉寂。林奈走进屋，仿佛丝毫不曾注意到空气中的紧张，神态自如地问道：“老板，你的钓鱼竿能不能借我？”

不知他的意图所在，大伯一头雾水地点了点头。

“天气这么好，山顶的景色应该不赖。”他从墙上取下鱼竿，朝邱叶原招招手，“一起去钓鱼如何？”